

異殊 藥方

出土文書與西域醫學

陳明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殊方異藥

出土文書與西域醫學

陳 明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殊方異藥：出土文書與西域醫學 /陳明著.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6
ISBN 7-301-07953-2

I. 殊… II. 陳… III. 少數民族-民族醫學-文獻-研究-中國 IV. R2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33936 號

書 名：殊方異藥：出土文書與西域醫學

著作責任者：陳 明 著

責任編輯：胡雙寶

標準書號：ISBN 7-301-07953-2/G · 1292

出版發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澱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http://cbs.pku.edu.cn>

電 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2028

電子郵箱：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北京華倫圖文製作中心

印 刷 者：世界知識印刷廠

發 行 者：北京大學出版社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25.5 印張 636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價：48.00 圓

序

王邦維

傳統醫藥史、醫藥文化與醫藥社會史的研究，近年來受到愈來愈多的關注。兩年前，陳明出版了《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現在又將要出版他的另一部新著《殊方異藥——出土文書與西域醫學》，這是很使人高興的事。如果說，前一部書是陳明根據他在北京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修改而成，因此研究和討論的主要還集中一部醫典或一個專題的範圍之內，新的這部書，則把討論問題的範圍加以擴大，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加以深化，使對問題的認識和理解有了更多的意義。從做學術研究的角度講，這既是“順理成章”，也是“更上層樓”。一個人，不管是做事或是做研究，應該不斷地有新的發展，新的進步。發展不能無所依託，陳明的兩部書，互相映對，正好表現出這樣的特點。

不過，不管是“順理成章”，還是“更上層樓”，在我看來，研究一個或一個方面的問題，首要的一條，仍然是需要對材料尤其是比較新的材料有充分的掌握。就這方面而言，陳明的這部書，以“出土文書”為題，所使用和利用的材料，大多是近一百餘年來在中亞地區主要是中國新疆境內也包括敦煌地區通過考古所發現的各種語言、各種類型的有關古代醫藥的文獻。正是因為有這些新發現的文書，同時還有百餘年來各國學者對這些文獻進行整理和研究的成果作為基礎，陳明的書才有了比較豐富的內容。陳明自己，又通過對這些材料的整理和分析，試圖把古代的醫藥史與文化交流史結合起來，重現出古代社會生活中某一方面的景象。與他出版的第一部書一樣，他的這部新書，在研究上仍然保持了實證為主的特點。這一點，我以為很重要。因為依我的看法，注重實證，不說或儘量少說空話，應該是我們做這類研究的“不二法門”。這樣的說法，未必所有的人都會同意。但不管人們對此會有怎樣的評價或看法，做研究，寫一部書，即便只是收集和整理材料，其實只要有材料，只要材料真實可靠，就多少會有一些——恕我套用現在被人講得有些濫了的一句話——“永久的價值”。

在陳明出版他的第一部書時，我也寫過一篇短序，我在那篇序裏說：“印度文化和中印文化交流中有許多問題，範圍既廣，研究難度又大，顯然還需要進一步拓寬拓深，否則很難真正有新的突破和發展。”寫那篇序時，一方面，我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從不同的角度來關心這方面的研究。不止是醫藥史，不止是“五明”中的“醫方明”，而把其他的學科，另外的四個“明”，以及各種相關的問題，也逐漸地包括進來。另一方面，則是想到，與古代中印文化交流有關的許多東西，不僅僅只與印度和中國有關，其實也與古代與中國相鄰的其他一些國家的文化有關，其中波斯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從陳明的書中，我們就可以看到不少這樣的事例。在古代的西域，沿著今天講的“絲綢之路”，有不同國家，有不同民族，也有不同文化，但共同的一點是，他們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相互影響、相互交織，

以至最後的結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難說什麼東西就純粹是印度的，或者純粹是中國的，或者純粹是波斯的。在今天看來，對西域古代文明和文化的發展，絲綢之路上所有的國家和所有的民族實際上都做出過自己的貢獻。認真而充分地理解這一點，對我們今天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的和平共處，其實很有意義。

陳明的這部書，特別地注意討論古代醫藥與社會生活的關係。我同意陳明在書中講到的意見：“醫學既是探索不同國家、地區和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重要指標，還能夠反映當時的社會大眾的一些普遍心態。解讀與研究這些出土醫學文書的語言及其醫藥方，不僅有助於不斷地解明該語言文化在西域的歷史面貌，增進對中外醫學文化關係史的認識，而且對建構西域社會生活史也是很有助益的。”國內過去幾十年來的社會史的研究中，經濟一直是重點，現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各個方面的問題，醫藥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是其中之一。人的社會生活，涉及方方面面，內容豐富多彩。不僅醫學，其他方面也一樣地有許多問題值得探討。對古代社會生活史，也包括古代的文獻或“出土文書”的研究，如果我們視野更寬闊一些，角度更新一些，相信就會取得更多，更具意義的成果。

陳明現在北京大學工作，但身份已經與過去不一樣，是我的同事。他在工作 and 做研究上很努力。這也是使我高興的一點。二十多年以前，我也是剛研究生畢業，留在研究所工作，最初的工作任務之一，是協助季羨林先生整理《大唐西域記校注》。參加這個工作的，有當時北大歷史系的張廣達先生。張先生在北大是我尊敬並佩服的學者之一。工作中我有時有些問題需要向張先生請教或跟張先生商議，其間我們也有機會做一些閒談。學術的東西不講了，我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張先生跟我講：“一個人，如果真打算做學問，應該爭取三年一小成，五年一中成，十年一大成。”張先生的這個“三成”的說法，是否另有出處，我不知道，但當時的確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那時已經不是很年輕。對於我們這種“文革”以後才有機會進大學念書，剛開始嘗試做研究的人來說，張先生的話，實在是一種很大的鼓勵。可惜的只是，如今二十多年過去，回過頭看，“小成”或許可以說有一點，但談不上“中成”，“大成”則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即便是這樣，我至今仍然感念張先生當時對我的勉勵之言。張先生的經歷，十分坎坷，但他的學識和對學術的追求，我一直很欽佩。我說的這些，與陳明的書的內容沒有直接的關係，不過是一時想到，但這些年來，看到陳明在學術上不斷地有所進步，使人高興。希望他不滿足於現在的“小成”，爭取“中成”，存將來的目標於“大成”。在這個意義上，張廣達先生的話，我們可以共勉。

2004年12月31日於重慶

內容提要

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漢唐盛世之際，在西域（中亞、新疆一帶）、敦煌等地，不僅有中外宗教、政治、文化思想、物質文明的交流與融合，而且也存在著多民族醫藥學的相互影響。可以說，古代西域是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中外醫學交彙的地區。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域考古活動，發掘出土了大批非漢語（亦稱為“胡語”）文獻。在于闐、龜茲（庫車）、粟特、吐魯番、敦煌等地區，出土了梵語、于闐語、粟特語、龜茲語（吐火羅語 B 方言）、回鶻語、敘利亞語、犍陀羅語（佉盧文）、藏語以及象雄語的醫學文書。這些文書所跨時段長，涉及語種較多。其中既有完整的醫著（如于闐語本《醫理精華》）、篇幅較大的殘卷（如梵語本《鮑威爾寫本》），也有的僅一紙殘葉（如敘利亞語、犍陀羅語的殘藥方）。如果將它們綜合起來考察，無疑就會呈現出中古時期西域的醫學文化豐富多彩的面貌。而這種面貌在傳世的漢文史籍中卻是基本缺席的。因此，這些醫學文書的珍貴性自不待言。

國內對西域的醫學文化這一研究領域向來是比較忽略的，除敦煌本吐蕃醫學文獻和三件回鶻語醫學文書之外，還存在着相當大的一片空白。而解讀與研究這些出土醫學文書，不僅有助於不斷地申明該語言文化在西域的歷史面貌，增進對中外醫學文化關係史的認識，而且對建構西域社會生活史也是很有助益的。

本書以西域出土的胡語醫學文書作為整體的研究對象，共分 13 章，除前言（第一章介紹了西域出土醫學文書的研究史）和結語（第十三章）外，其餘的 11 章大致按照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其一，首先討論西域多語種醫學文書之間的內在關係。第二章通過將西域現存的梵語、于闐語、粟特語、龜茲語、回鶻語醫藥方比對，基本上可以看出，以梵語文本為載體的印度古典醫學的主流體系——生命吠陀的內容，以及一部分佛教醫學對于闐、粟特、吐火羅和回鶻的地方醫學都有比較大的影響。于闐語、粟特語、龜茲語、回鶻語和藏語的醫學文獻中所翻譯的印度醫學著作保存至今，它們的知識譜系中有相當多的成分是建立在生命吠陀之上的。生命吠陀雖不是惟一的源頭，但稱得上是它們主要的知識來源。在伊斯蘭教勢力佔據西域之前，印度醫學對西域多民族醫學文化的影響，要大於中醫在此地的影響。同時，印度醫學在西域的影響也大於它對中醫所產生的影響。而生命吠陀之所以被吸收進多民族的醫學文化之中，主要原因恐怕要歸功於佛教傳播以及胡人的商業活動。

第三章則主要考察這些胡語醫學文書中的宗教因素。它們所涉及的宗教形態主要有：婆羅門教（印度教）、佛教、景教等。文書中的相關藥物（葱、蒜、“牛五淨”等）的選擇和使用，反映了主體的宗教觀念及其相關的文化心理。就西域宗教與醫事活動的交叉互動而言，一方面，各宗教在西域傳播的過程中對醫療手段有程度不一的借重，宗教供養活動中也體現出諸多的醫藥文化因素。另一方面，胡語醫學文書中記載了醫療活動中的巫術與

宗教因素，民間醫藥治療過程中又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宗教禁忌，而且醫學觀念在不同宗教形態的文本中也有或多或少的表現。

其二，根據生命吠陀的“八分醫方”，第四至第七章分別討論西域的眼科藥方、童子方、長年方和“足身力方”的內容和具體應用方法。既將源頭追溯到印度生命吠陀，又將它們與敦煌中醫文獻中的相關內容進行比較。西域的胡語醫學文化的傳播與社會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繫。西域的“護諸童子”方與兒童的健康護理；西域的長年藥與唐代長年婆羅門的製藥；西域的“足身力方”與“喜淫”之俗、房中的生活等均脫離不了干係。

其三，從醫學交流史的角度，第八至十二章討論這些胡語醫學文化與中醫學的關聯。文化與宗教的頻繁交流，對醫學知識在西域地區的傳播與融合，起到了促進作用。印度生命吠陀的基礎理論“八術”和“三俱”（風、痰、膽）記錄在出土的中醫殘文書中，並且作了相應的解釋。第十一章以吐魯番出土的漢語醫學文書為重點，詳細比對、考證與校勘大谷、旅博文書中有關醫藥的殘卷，梳理其中的胡語醫學成分，試圖表現吐魯番地區受其他醫學文化影響的實況。研究發現，中醫學和多元的外來醫學文化的交融達到了一定的深度，西域、敦煌的出土漢語醫學文獻中外來醫學因素相當豐富，既有使用外來藥物的藥方，也有印度生命吠陀及佛教醫學等外來醫學理論的遺存，形成了早期的“中西（胡）醫結合”的特殊景觀。第十二章則以“烏髮沐首”這一習俗為中心，在醫學文化交流的大視野下，對西域古代日常社會生活的一個細節進行了探討。

就中印醫學交流的歷史走向而言，由於中醫的哲學基礎畢竟是以儒為主，夾雜著道的思想。這與以婆羅門教和佛教思想作為哲學基礎的印度醫學，難免有些格格不入。難怪當佛教在印度本土失去活力之後，中印文化的交流就走向了低潮，印度古代醫學的影響也就日趨式微，終歸寂靜了。反過來，中醫學始終沒有一種像佛教一樣的宗教作為強力中介可以依賴，因此，中醫學在印度本土並沒有打開局面，對印度醫學的影響非常的少見。如此而論，佛教衰亡之後，中印文化交流的冷清，則更能凸現中古時期，印度醫學在西域和中原呈一時之盛的燦爛一頁。

本書的附錄為翻譯和詞彙部分。第一，將梵文本的《鮑威爾寫本》的醫學內容（第 1-3 卷）首次翻譯為漢語；第二，將于闐語文本的《耆婆書》從 Sten Konow 的英譯本轉譯為漢文。這些文本都是本書研究的重要基礎，也可為後續的中外醫學的比較研究提供必要的參考資料。此外，本書提供了《鮑威爾寫本》的梵漢詞彙表。

縮略語

Ahs. = *Aṣṭāṅga-hṛdaya-saṃhitā* (《八支心要方本集》)

AS. = *Aṣṭāṅga-saṃgraha* (《八支集要方》)

Bo. = *The Bower Manuscript* (《鮑威爾寫本》)

Ca. = *Caraka-saṃhitā* (《遮羅迦本集》)

JEĀS = *The Journal of European Āyurveda Society* (《歐洲生命吠陀學會會刊》)

JP. = *Jīvaka-pustaka* (《耆婆書》)

Si. = *Siddhasāra* (《醫理精華》)

SiN. = *Siddhasāra -Nighaṇṭu* (《醫理精華辭彙》)

Su. = *Suśruta-saṃhitā* (《妙聞本集》)

圖表目錄

表一	敦煌歸義軍時期胡人納藥與賣藥情況簡表	43
表二	bāla-garha 內容詳表	94
表三	《囉囉拏說救療小兒疾病經》與《輪授方》中的“曜母鬼”	96
表四	唐前期求取和製作長年藥情況一覽表	121
表五	唐高宗的病案簡表	123
表六	敦煌醫學文獻中的房中方藥情況簡表	138
表七	Дх.00924 與 P.2666 等的比較	143
表八	S.6177-2 與 P.2666 的比較	146
表九	P.2635 與 P.2666 及唐代醫籍之比較	148
表十	敦煌醫藥文獻中的單藥方數目統計表	150
表十一	P.2666 的單方情況表	151
表十二	吐魯番文書所見胡藥情況	212
表十三	唐代外來藥物朝貢年表	235
表十四	《千金方》與《外臺祕要方》所載外來醫藥情況簡表	238
插圖 1:	Ch.00217a-c “護諸童子女神” 殘畫	91

目 錄

縮略語	(VII)
圖表目錄	(VIII)
第一章 殘方斷簡——西域出土胡語醫學文書及其研究概說	(1)
第二章 生命吠陀——西域出土胡語醫學文書的知識來源	(19)
第三章 神牛五淨——西域出土胡語醫學文書中的宗教因素	(44)
第四章 三辛治眼——西域外來的眼科知識及其應用	(68)
第五章 護諸童子——西域的 Bāla-graha 圖像及其童子方	(91)
第六章 仙藥長命——西域長年方與唐代長年婆羅門的製藥	(107)
第七章 情性至道——西域“足身力”方與敦煌房中方藥	(126)
第八章 備急單驗——敦煌漢語醫藥文獻中的單藥方	(142)
第九章 諸醫方髓——俄藏敦煌文書中的一組吐魯番醫學殘卷	(157)
第十章 八術三俱——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印度生命吠陀理論	(168)
第十一章 殊域方藥——吐魯番漢文醫學文書中的外來因素	(182)
第十二章 烏髮沐首——西域胡語醫學文書中的生活習俗例釋	(214)
第十三章 胡藥靈驗——中古中外醫學文化交流的燦爛一頁（代結語）	(235)

附 錄

《鮑威爾寫本》（卷一~卷三）翻譯	(242)
（一）《鮑威爾寫本》的第一個殘卷	(242)
（二）《鮑威爾寫本》的第二個殘卷：《精髓（集）》	(249)
第一章： 藥散方	(250)
第二章： 藥酥方	(255)
第三章： 藥油方	(262)

第四章： 雜藥方	(268)
第五章： 灌腸劑	(283)
第六章： 長年方	(284)
第七章： 藥粥方	(288)
第八章： 春藥方	(291)
第九章： 洗眼劑	(293)
第十章： 烏髮方	(295)
第十一章： 訶黎勒的藥理	(297)
第十二章： 五靈脂的藥理	(298)
第十三章： 白花丹的藥理	(299)
第十四章： 童子方	(299)
(三)《鮑威爾寫本》的第三個殘卷	(307)
《耆婆書》殘卷翻譯	(311)
《鮑威爾寫本》梵漢辭彙表	(335)
主要參考書目	(382)
索 引	(389)
後 記	(392)

Medical Manuscripts Discovered in Dūnhuang and Western Regions: Foreign Medicine in Medieval China

Contents

Abbreviations.....	(VII)
List of Illustrations.....	(VIII)
I. Non-Chinese Medical Manuscripts Discovered in Dunhuang and Western Regions: A Survey of Research	(1)
II. Indian Āyurveda : The Main Source of Non-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in Western Regions	(19)
III. Some Religious Elements in non-Chinese Medical Manuscripts from Western Regions: A Case of <i>Pañcagavya</i>	(44)
IV. Ophthalmological Knowledge Used in Western Regions in Medieval China	(68)
V. Protection of Children or <i>Kaumāra-bhṛtya</i> : The Pictures of Bāla-graha and Paediatric Recipes in Western Regions	(91)
VI. Lengthening One's Life or <i>Rasāyana-vidhi</i> : Rejuvenation Therapy in Western Regions and Pharmacy of Indian Brāhmanaṣ in Tang Dynasty	(107)
VII. <i>Kāma-tantra</i> or <i>Bīja-vivardhana</i> : Aphrodisiac Therapy in Dunhuang and Western Regions.....	(126)
VIII. Being Lash-up, Simple and Effective: Simple Recipes in Chinese Medical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142)
IX. A Group of Medical Fragments from Turfan Intermixed in the Russian Dunhuang Collections: A Case of <i>The Essential Parts of Many Medical Texts</i>	(157)

X.	<i>Aṣṭāṅga</i> and <i>Tri-doṣa</i> : The Āyurvedic Doctrines in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and Turfan.....	(168)
XI.	Miraculous Drugs and Recipes: Foreign Elements in Chinese Medical Manuscripts from Turfan.....	(182)
XII.	Scenes of Daily Lives Recorded in Non-Chinese Medical Manuscripts from Western Regions: A Case of Hair Dyes or Washing Head.....	(214)
XIII.	An Important Page of the History of Medical Culture Exchange in Medieval China: As a Conclusion	(235)

Appendix

I.	<i>The Bower Manuscript</i> , vol.i-iii: A Chinese Translation	(242)
	1. vol.i	(242)
	2. vol.ii: <i>Nāvanītaka</i>	(249)
	Chapter 1 Formulae for Powders	(250)
	Chapter 2 Formulae for Medicated Clarified Butter	(255)
	Chapter 3 Formulae for Medicated Oils.....	(262)
	Chapter 4 Miscellaneous Formulae.....	(268)
	Chapter 5 Formulae for Enemas	(283)
	Chapter 6 Formulae for Tonics.....	(284)
	Chapter 7 Formulae for Gruels	(288)
	Chapter 8 Formulae for Aphrodisiacs	(291)
	Chapter 9 Formulae for Collyria	(293)
	Chapter 10 Formulae for Hair Dyes.....	(295)
	Chapter 11 The Doctrine of Chebulic Myroblan.....	(297)
	Chapter 12 The Doctrine of Bitumen.....	(298)
	Chapter 13 The Doctrine of the Plumbago-Plant	(299)
	Chapter 14 Formule for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s Diseases	(299)
	3. vol.iii	(307)
II.	<i>Jīvaka-pustaka</i> from Dunhuang: A Chinese Translation	(311)
III.	Glossary of Sanskrit-Chinese of <i>The Bower Manuscript</i>	(335)

Bibliography	(382)
Index.....	(389)
Postscript	(392)

第一章 殘方斷簡——

西域出土胡語醫學文書及其研究概說

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漢唐盛世之際，在西域（中亞、新疆一帶）、敦煌等地，不僅有中外宗教、政治、文化思想、物質文明的交流與融合，而且也存在着多語言文化圈之間醫藥學的相互影響。可以說，敦煌、西域是一個比較有典型意義的東西醫學文化交彙的地區。20世紀以來，隨着西域考古探險所獲成果的面世，國際上的印度學、中亞學、敦煌學、漢學等方面的學者們，對西域出土的胡語醫學寫卷的研究，充滿了較大的興趣，成果也不斷湧現。這是因為對胡語醫學文書的語言研究，有助於不斷地解明該語言所書寫的文化的歷史面貌。就總體而言，外國學者在胡語醫學文書的語言解讀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而以往國內此一研究領域向來是比較忽略的，絕大部分乏人問津。醫學既是探索不同國家、地區和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重要指標，還能夠反映當時的社會大眾的一些普遍心態。解讀與研究這些出土醫學文書的語言及其醫藥方，不僅有助於不斷地解明該語言文化在西域的歷史面貌，增進對中外醫學文化關係史的認識，而且對建構西域社會生活史也是很有助益的。

西域出土的胡語醫學文書，其內容所跨的時段長，涉及的語種較多。在研究之前，有必要對所謂的“胡語”範圍有所界定。在一些西方學者的筆下，“胡語”被譯為“Barbarian Language”，若再換成中文，有不雅之嫌，不如用帶有中性色彩的“Non-Chinese”一詞，^①語義也寬泛一些。因此，本書使用的“胡語”指的是非漢語，即除漢語以外的西域其他多民族的語言。胡語不單單是指源於伊朗語系的西域語言，也包括印度的梵語在內。^②西域的概念範圍也有多種界定。通常而言，大西域指從中國（漢唐）到波斯、拜占庭地區；小西域則指敦煌以西帕米爾高原以東的區域。本書討論的主要是小西域地區出土的胡語醫學文書。這些文書多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法、德、俄、日等國西域考古探險所獲成果，在全部的胡語文獻中，所佔的比例相對較低。^③就目前已知者，主要的語種有梵語、于闐語、粟特語、龜茲語（吐火羅語B）、犍陀羅語（佉盧文）、回鶻語、敘利亞語、藏語（象

① “Non-Chinese”一詞，常包括傳統意義上的西戎、北狄、南蠻、東夷，但本書僅涉及第一種。

② 有關歷史上的“梵”、“胡”之分野，參看 Yang Jidong, “Replacing *hu* with *fan*: A Change in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Buddhism during the Medieval Period”, *JIAS*, 21.1, 1998, pp.157-170. D. Boucher, “On *Hu* and *Fan* Again: the Transmission of ‘Barbarian’ Manuscripts to China”, *JIAS*, 23.1, 2000, pp.6-28.

③ 參見山口瑞鳳編《敦煌の胡語文獻》，日本《講座敦煌》系列6，大東出版社，1985年。又，高田時雄《敦煌發現的多種語言文獻》，馬茜譯，收入《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紀念孫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8—354頁。對吐魯番文獻的價值及研究的總體回顧，參見榮新江《中國所藏吐魯番文書及其對中古史研究的貢獻》，《敦煌學》第二十一輯，1998年，第41—61頁；王素《吐魯番考古及出土文獻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以晉唐漢文非佛經為主》，《漢學研究通訊》第20卷第3期，2001年。同作者《敦煌吐魯番文獻》，文物出版社，2002年。

雄語)等。鑒於敦煌等地出土的部分藏語醫學文獻,國內早有專書研究(詳下),本書將不作重點涉及之。

西域出土的胡語醫學文書中,梵語醫學文書代表了印度生命吠陀與佛教醫學的成就,對西域地方的醫學文化有極大影響。在討論之前,有必要將相關的研究史作一番交代。試按語種之別,略述如下:

一、梵語醫學文書

1.《鮑威爾寫本》(*The Bower Manuscript*)

在梵語醫學文書中,《鮑威爾寫本》是西域近世最早發掘的、影響極大的文獻之一。^①該寫本於1889年出自新疆庫車附近的一個古代遺址之中,寫在樺樹皮上。1890年被英軍中尉鮑威爾(H.Bower)得到。寫卷原本無題,為了方便起見,學界習慣稱之為《鮑威爾寫本》。該寫本共7個殘卷,前三個卷子是醫藥文書。其意義不僅僅在於本身提供了一份印度古代醫學成就的實證資料,更在於引發了東西方大規模的西域考察、探險以及搜集文物的高潮,並最終使敦煌學、吐魯番學成為20世紀的國際顯學之一。^②而《鮑威爾寫本》原卷後來歸牛津大學的Bodleian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 at Oxford University)收藏。

國際上,對該寫本中的研究首推霍恩雷(A.F.Rudolf Hoernle, 1841~1918)。從1891年首次發表部分翻譯開始,他前後共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研究成果纔得以全部面世。^③除三大本的圖版、翻譯、轉寫之外,霍恩雷在1909年還有另一篇長文,利用《鮑威爾寫本》來考察印度著名傳世醫書《遮羅迦本集》(*Caraka-saṃhitā*)。^④20世紀80年代,桑德爾(Lore Sander)撰《〈鮑威爾寫本〉的來源與時代新考》(*Origin and Date of the Bower Manuscript, a New Approach*)一文,對其內容來源、撰寫時代作出了一些新的判斷。她認為,《鮑威爾寫本》是喀什米爾(罽賓)的一個產物,其中包含了兩種書寫的字體風格,即來自馬土臘(Mathura)和Rajasthani-Malava的風格因素,它應該寫於6世紀初或者中期,而不可能有霍恩雷定的那麼早。^⑤這一新觀點已逐漸被醫史學界所接受。Dominik

① 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頁。

② 參見太宰不二丸著,尚林、周潤身譯《鮑(威)爾的信——敦煌學起源》,《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第138—140頁;王冀青《庫車文書的發現與英國大規模搜集中亚文物的開始》,《敦煌學輯刊》1991年第2期,第64—73頁;同作者《英國圖書館東方部藏“霍爾寧搜集品”漢文寫本的調查與研究》,《蘭州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第143—150頁。相關的論文參見賈建飛《英國駐喀什噶爾領事館首任總領事馬繼業來華的背景及其早期的活動》,《歐亞學刊》第2輯,2000年,第183—224頁。崔延虎《英國駐喀什噶爾首任總領事喬治·馬噶特尼評述》,《新疆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第57—62頁。齊陳駿、王冀青《阿富汗商人巴德魯丁汗與新疆文物的外流》,《敦煌學輯刊》1989年第1期,第5—15頁。

③ A.F.Rudolf Hoernle, ed. and trans., *The Bower Manuscript. Facsimile Leaves, Nāgarī Transcript, Romanized Transliteratio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India, 1893-1912; Reprinted, New Delhi: Aditya Prakashan, 1987.

④ A.F.Rudolf Hoernle, "Studies in ancient Indian medicine. V.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araka-saṃhitā in the Light of the Bower Manuscript: An Essay in Historical and Textual Criticism",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9, pp.857-893.

⑤ Lore Sander, "Origin and Date of the Bower Manuscript, a New Approach", *Investigating Indian Art: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o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Buddhism and Hindu Iconography*, held at the Museum of Indian Art in May 1986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Museums für Indische Kunst, edited M. Yaldiz and W.Lobo, viii), 1988, pp.313-323. incl.6.figs.

Wujastyk 在《生命吠陀之根》(*The roots of Ayurveda*)一書的修訂版中,就採納了她的看法。^①

此外,國外有關中亞佛教史、梵語文獻史、印度醫學史等方面的一些書籍中,往往會提到《鮑威爾寫本》。略舉一例: B.N.Puri《中亞佛教》(*Buddhism in Central Asia*)一書中敘述:

出自古代遺址的文獻殘卷,包括一大批的梵語醫學殘片,這證實了印度醫學文獻向中亞的輸入。最早的是由鮑威爾在庫車(Kucha)附近的一座塔內發現的,共有3種不同的醫藥文書。這些文書以他命名,其中的一種涉及大蒜的起源、應用和功效,據說能治許多病,能使人長命百歲。……第二種文書含有14個用於內外科的處方,而第三種,也是最長的一種,叫做《精髓》,是早期醫學文獻的摘要,包括如火、毗盧、蝙蝠耳(Jātūkārṇa, /胭脂耳 Jātūkārṇa)、叉羅波膩(Kṣarapāṇi)、婆羅舍(Parāśara)和妙聞等人的著作。……印度的醫書也被譯成龜茲語和于闐語,因此,反映了印度醫學體系的普遍流通。^②

這段話中描述の後两件文書的次序,與霍恩雷排定的剛好顛倒了。^③ O.P.Jaggi 主編的《印度醫學體系》(*Indian System of Medicine*),也簡要分析了《精髓(集)》(*Nava-Nītaka*, 前譯《精酪書》)的作者以及內容來源。^④ 甚至溫特尼茨(Maurice Winternitz)的《印度文學史》(*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也有涉及《鮑威爾寫本》的相關內容。^⑤ 1985年,印度學者 Kshanika Saha 在《中亞的印度醫學文本》(*Indian medical text in Central Asia*)一書,也對《鮑威爾寫本》的內容、醫學價值等進行了闡述,並簡介了部分于闐語醫學殘片。^⑥ 2000年, G.J.Meulenbeld 在《印度醫學文獻史》(*A history of Indian medical literature*)的第二卷A冊中,對《鮑威爾寫本》的內容、作者、抄寫的時代、特徵等方面有詳細的綜述。^⑦ 惜未吸收前述桑德爾的研究成果。

長期以來,國內對這一寫卷關注的學者極為有限,季羨林先生可能算是最主要的一位。1948年他在《從中印文化關係談到中國梵文的研究》一文中,已述及印度古代醫學對中醫之影響。^⑧ 1962年,他在《古代印度的文化》一文中纔提到:

1890年,在中國新疆發現了一些梵文文獻殘卷,從字體上看屬於公元後四世紀後半的。其中有三個醫學殘卷,裏面講到大蒜的醫療效果,還開了不少的藥方。從這裏

① Dominik Wujastyk, *The roots of Ayurveda*. New Delhi: Penguin, 1998. Reprinted edition, 2001.

② B.N.Puri, *Buddhism in Central Asia*,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reprinted 1996, pp.209-210.

③ 另見 P.C.Bagchi, *India and Central Asia*, Calcutta, 1955. p.104.

④ O.P.Jaggi, ed., *Indian System of Medicine*, Delhi-Jaipur-Chandigarh-Lucknow: Atma Ram & Sons, 1973. pp.21-23.

⑤ Maurice Winternitz,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vol.III, translated from German into English by Subhadra Jha,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reprinted 1998, pp.666-667.

⑥ Kshanika Saha, *Indian medical text in Central Asia*. (chapter I: History of the manuscript; chapter II: Description of the Bower Manuscript; chapter III: Sources and the date of the Navanītaka; chapter IV: The script, the scribes and their usages in the Bower Manuscript; Contents of the medical text; fragments of Khotanese; chapter V: List of drugs and diseases in the Bower Manuscript; chapter VI: Glossary of Khotanese text; ind., bib.), Calcutta: Firma KLM Private Limited, 1985.

⑦ G.J.Meulenbeld, *A history of Indian medical literature*. Vol. II A Text. Egbert Forsten • Groningen, 2000. pp.1-12.

⑧ 原載北平《經世日報》,1948年3月10日。收入季羨林《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69—70頁。